

# 所谓孽缘

这一日，妹妹来了。

妹妹向来是个张牙舞爪的性子，这一次来却愁容不展，眼睛肿肿的，似有泪痕，神色疲惫。

向太子见过礼便闷闷的坐于一旁，太子见状便起身称有事处理，叫我们姐妹叙旧。

「说吧，到底怎么了」

我牵着她手把她拉到我身边，虽说她淘气的很，从小到大都要跟我吵闹，却是最维护我的小跟屁虫。小时候闯了祸，娘要揍我，总是这个丫头一把抱住说，跟娘梗着脖子奶声奶气的喊，「不许打姐姐！娘打我！不打姐姐！」

虽然常常转头就去抢我的衣食，但是这个小东西就粘在我身边渐渐的长大了。听娘说我出嫁那日，这丫头窝在房间哭了半晌，吃也不愿吃。约五六天才好过来。

我瞧着她一张明艳的小脸，已经憔悴的不成样子，心里一阵心疼。

她张了张嘴，还没等说话，便哇的一声哭了出来。我只好把她拥在怀里，等她哭够了再问究竟发生什么事。

我唤小夏去泡一壶热茶来一会给她喝，好顺顺气，补充些水分，免得口干舌燥。

原是某一日，我这妹妹又女扮男装跑出府只身一人出去玩，因为娘从小教我们姐弟几人强身健体，妹妹打斗不行，逃脱术和轻功倒学的不错，我是因为太懒了样样都只会些皮毛，也就是都不行，弟弟只会拳法。是以她经常偷跑出去到处玩，她从不惹事，只出去看看新鲜凑凑热闹，爹娘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

夏日结束之际，京都的人会举办几日的夏日宴，张灯结彩留恋夏日的结束，会有杂耍焰火各式的小吃，街上熙熙攘攘摩肩接踵的人极多。

灵烟跑出去玩到很晚才想起回家，回家途经一胡同，似乎看见有人在打架，她这个凑热闹的人实在是禁不住诱惑，便蹑手蹑脚的上了房檐偷偷的看。

似乎是几个人围着中间的一个人寻仇，并没有下死手，看起来只是想羞辱他一顿。起初这人身手矫健，一人对五人竟没落于下风。渐渐的，终究还是双拳难敌四手，体力不支开始被动的防守。周围几人围着他轮流与他交手，看起来都是有些功夫的人，一边交手还伴随着阵阵的污言秽语。那人虽挨了打，却始终没有失了风度。抬手转身间一股潇洒之态，身材高大纤长，长相斯文，一副翩翩公子的样子，却并无阴柔之气。眼睛细长微挑，长眉入鬓。

见他渐渐支撑不住，隐隐有内伤吐血的迹象，灵烟实在不忍心这样一个美男被围殴致死。从怀里掂量掂量自己带出来用来防

身的石灰有多大包，盘算了一下一会逃脱的路线。估么是打是打不过了，逃应该是没问题，只是不知这美男还有多少体力，跑不跑的动。

眼见着美男单膝跪地，身姿开始摇晃。灵烟想不得那么多，一声大呵将石灰一把扬开迷住众人的眼，寻仇的五人没料到有人会突来营救，一时被石灰挡了视线。恍惚间，灵烟抓起男子越过围墙，闪身进了隔壁一间屋子。

还好这男子虽受伤，逃跑还是跟的上的，两个人进了房间急忙找了个柜子藏起来。狭小的柜子里只能听见两个人急促的呼吸和心跳声。

「多谢阁下出手相救，敢问阁下姓甚名谁，改日在下登门道谢。」

「嘘，咱俩好像来了个不好的地方。」

「??????」

果然，一阵阵觥筹交错和女人的娇笑声传来。

隔了一会，屋内好像很安静，也并没有追兵的时候传来。两个人小心翼翼的打开柜子，发现一个衣着清凉的女性正坐在凳子上看着他们俩。

「两位公子，打算怎么玩啊？一起吗？」

灵烟一张脸红了个透，她一个未出闺阁的小女儿，哪见过这种阵仗。

只见那男子从腰间解下一个钱袋甩在桌上。

「借你房间一用，在外头候着。」

那女子打开钱袋子，一副发财了发财了的表情。用玩味的表情看了两人一眼，千恩万谢的起身出门了。

「那两位公子，好好玩。」

灵烟一张小脸更是红了绿，绿了红，快把衣角抓出个洞。那男子瞧她的样子甚是好笑，「怎的小兄弟从未来过此处吗？」

灵烟羞的头也也不敢抬，只低低的嗯了一声，说着便要往外走。那男子却一把抓住她。

「小心，他们没准在外头等着抓我们。」

两人悄悄的顺着窗子往下看，这是二楼，果然有两个眼熟的人在一楼外面警觉的来回巡查。

灵烟却只想着着急回家，家里的宵禁要到了，若再不到家，只怕娘会暴跳如雷，想起娘生气的样子，灵烟更是归心似箭心急如焚。

她急得团团转，那男子却是一副气定神闲的样子，甚至还坐下给自己斟了一杯茶。

「你不怕他们进来抓你吗？」

「怕。」

「怕你怎么还不想办法？」

「我在想办法。」

「那你还喝茶？」

「我口渴。」

「早知道不该救你！哼！」

「在下柳时安，敢问公子尊姓大名啊？」

「无可奉告！」

只见柳时安上下打量了她一眼，嘴角是憋不住的笑意。灵烟只觉得生气，为了救他才身陷险境，他不想办法逃出去还在这笑。

「你笑屁呀！！！！」

「在下劫后余生，内心高兴，对公子感激不尽。」

「噉。」

时间一点一滴的过去，灵烟更是急的团团转。

「公子有急事在身吗？」

柳时安瞧着她一副心慌的样子

「当然了！再不回家，娘非得卸了我不可！」

「哦？公子家教看来很严啊？」

「废话！」

柳时安虽说频频吃瘪，但是并没有生气的样子，反而瞧着灵烟越来越感兴趣。

「那公子可知我是谁？」

「不知道。」

「你都不知我是谁，竟然铤而走险救了我？」

「我瞧你长的周正，被打死了可惜。」

「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」

「你笑个屁！！」

「公子莫不是真的有断袖之癖？」

「你放屁！！！我才不是！！！我是...」

「你是什么？」

「哼！总之我不是。」

又过了一会，只听见楼下传来阵阵叫嚷，追兵来了。灵烟偷偷打开房门，听见他们在挨门踹开检查，果然是查到这里来了。

灵烟环顾西周，只见他们刚才藏身的柜子，是个衣柜，里头花花绿绿的都是女子的衣服。

慌乱之中计上心头，灵烟匆忙的开始扒柳时安的衣服，柳时安惊慌失措。

「你干嘛！！」

「他们马上就要查过来了，你在这我也得跟着死，你马上换上女子衣服装成女人，先躲过这劫！」

现下火烧眉毛也确实别无他法，只好换衣服，死马当活马医。

他身上的衣服，三下五除二脱了个精光，露出男子精壮而白皙的赤裸上身，灵烟羞红脸不敢抬头看他。把女子的衣物往他怀里一塞，转过头去。

「我不会穿。」

「你会！」

「我不会，来不及了。」

没办法，灵烟只好转过去帮他胡乱的套上，手指不小心触到他的火热的肌肤，引起一阵震颤。

还没等彻底穿好，隔壁便想起粗暴的踹门，女人的惊呼男人的怒吼声。

来了！

柳时安一把扯点灵烟束发的簪子，抓住她的腰身翻身滚到床上，把自己的头发也散开，将被子盖于两人身上。

随后房门被一脚踹开！

正是方才打斗的其中两人，其中一人粗暴的喊。

「抬头！！」

灵烟伏在柳时安的身上，下意识的抬头忘过去。

身下的柳时安发出正合时宜的娇嗔，他捏细了嗓子装作害羞的样子往被子里躲。

「哎呦，干嘛啦，讨厌～」

方才外头昏暗，灵烟又出现的猝不及防，他们其实并没有看清灵烟长相。再加上头发散着，身下似乎有个女子，见她并不是柳时安的样貌便只当他是来这的恩客了。看一眼便离开了。

他们离开后，灵烟也久久没有平复紧张的心情，心跳如雷，大口的喘着气。

两个人的身体贴的很近，近到听的到彼此的呼吸声，柳时安并未穿好衣衫，大片的胸膛裸露着。灵烟惊觉自己贴的他极近，



羞的一下子弹起来。在地上走来走去用手作扇，扇风给自己降温。

「方才瞧他们看我的样子，想必并没有看清我，我出去他们也不会起疑。我走了。」

「你这就要走了吗？那我怎么办？」

「当然了！我都帮了你这么多你还要怎样！」

灵烟气的回头瞪他，却只见他一只手臂拄着脑袋，斜倚在床边看着他。

「你能不能把衣服穿穿好！！检点些好不好！」

「好好好。」

灵烟气的嘴鼓鼓的，在一边嘟嘟囔囔的骂他，抬腿便往外。

「敢问姑娘芳名。」

「在下...嗯？？？谁是姑娘？？」

「你是。」

「我不是！」

「好，你说不是便不是。」

柳时安看着她俏红的小脸，玲珑的身段。一头如瀑的青丝披散下来，未施粉黛，眼神澄澈，明眸善睐，唇红齿白。偏又气的撅着小嘴，鼓着脸，可爱的要命。

说完接着气冲冲的往外走。

「你不怕我日后杀你灭口吗？」

柳时安忽而眯了眼，她确实不知这姑娘来路，虽说今日救了他，难保有什么企图。

「你可知我是谁？」

灵烟想了想，俏皮的回头问他。

柳时安被问的一愣。

「不知。」

「那不就得了。」

说完灵烟推门而出，急匆匆的回家了。

这事本已过了有些时日了，久到灵烟快把这事完全忘了，直到前几日，有客上门。

柳家嫡长子，柳时安，二十八岁已近而立之年，任提点刑狱公事，也就是提点刑狱司的长官。提点刑狱司主掌管刑狱之事，并总管所辖州、府、军的刑狱公事、核准死刑等，也有权对本路的其他官员和下属的州、县官员实施监察。

柳盈盈是受家里的王夫人指使，也就是柳纤纤的亲娘，宰辅的正妻。王夫人跟皇后，彼此通过心意，一个为了确保儿子得柳家加持登基，一个为了榜上下一任天子大树下头好乘凉。两个人的统一思想，就是除掉安灵犀，叫她先乖乖生了孩子，安抚皇帝，好叫皇帝松口娶柳纤纤过门。过门以后最好尽快的再诞下皇嗣，皇后吹风，柳家表衷心，再加上太子对柳纤纤一番情深意重，不怕皇帝不同意扶为正妻。至于那安灵犀，连同那孩子，寻个机遇杀了便是。

只是现在还需要用她，只怕她若现在死，皇上会再寻个由头另娶她人，到时又生波澜。可生孩子不是说生就能生的，也需这女人配合。那就得牢牢把住她的软肋，那就是安家上下。

由柳时安出面，最为妥当，他本就可以监察下头的官员。若安灵犀不懂是非，给安老爹寻个由头找个人证物证收押又有何难，不怕她不从。

是已这一日，柳时安便去了趟安家。大家都是聪明人，一盏茶的功夫，三言两语双方都已了然于心。只没想到这时灵烟从屋里追着她养的一只小猫跑到院内，正撞进柳时安的眸中。

少女一身轻盈，粉色的裙摆在阳光中四散。伸手去抱起小猫露出一节素白的手臂，抬眼间眸光闪动，粉面含春。

他寻她良久，却不得眉目，今日竟相遇于此。

「令女可有婚配？」

「烟儿还小，下官并不愿她早早嫁作人妇。」

「那她现在有了。」

「柳大人，我们低门小户高攀不起。」

「我暂时还没有娶妻的想法，想纳您女儿为妾。」

「这，下官宁愿将她嫁与山野村夫为妻，也不愿她为奴做妾。而且婚姻大事，也要看看烟儿的意思。」

「她定会同意。」

说完柳时安瞧着灵烟的方向露出笑意，起身告辞，出去与妹妹正打了个照面。

「安姑娘，可还记得在下？」

灵烟先是一愣，随后猛的想起。

「柳时安？！？」

「哈哈哈哈，下次见面没准就喊夫君了。」

说完就走了。

留下灵烟目瞪口呆的愣在当场，急忙去问爹娘到底是怎么回事。爹娘把所有的事情原原本本的告知于她，她才意识到，自己可能要嫁给威胁爹爹要挟姐姐的人做妾了。直后悔怎么当初救了这么个祸害，不如当初叫人打死他算了！！

在家哭了几日，这才来告知我，看看还有什么回旋的余地。

我听完也是百感交集，怎么我们家的姑娘，命途就这么多舛呢，就总会跟这些莫名其妙的人扯上关系。

「先别哭，他这几日有纠缠你吗？」

小丫头抹了抹眼泪，嘴又一咧。

「昨日我出府买糕，正在门口撞上他，他又一副浪荡的样子，对我说，我对你势在必得。哇！！姐姐，你说怎么办啊，呜呜哇哇啊啊！」

「好了好了别哭了，姐姐抱抱，姐姐想办法。」

我把她抱在怀里，虽说嘴上安慰她，脑子也愁的乱成一锅粥。

「你先在我这住下，免得他再去家门口吓你，我去找太子再想办法。」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